

· 中医英译 ·

《黄帝内经》英译主体及译介效度探究

闵 玲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活动是有方向性的,即“译入(in-coming translation)”和“译出(out-going translation)”。“译入”是指译者用本族语或常用语言将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译介过来;“译出”是指译者用非本民族的语言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译介出去。不同方向的翻译活动,译介主体不同。将中国文化译成英语,译入活动的主体是英语为母语或常用语言的译者,译出活动的主体是汉语为母语的译者。“谁来译”的问题,在翻译界一直存有争议,主张“译入”者认为“一个人的外语水平无论如何没有他的本族语掌握运用地好”,主张“译出”者认为译者“对于自己的典籍认识比较深刻,可查阅资料,文字上也可做考证”^[1]。不同译介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目的、原则、策略和效度差异明显。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文化,把中华民族富有特色的文化译成英语,是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有效方式之一。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集医学、科学与人文学科为一体,既涵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又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2]。中医药文化的英译活动和英译研究对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有重要意义。

1 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战略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在 21 世纪初提出的文化建设方针,在中医药文化中能够全方位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2]。2015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的贺信中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3]。2016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4]。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将中医药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要内容,推动中医药开放发展,推动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5]。随着一系列政府文件的发布,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译界应更加关注中医药文化英译研究。

2 中医典籍翻译的性质

典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传世古籍历经劫难而卓然不灭,必定是文献典籍所蕴含文化精神足以自传”^[6]。典籍外译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步骤”^[7]。中医典籍是中医学理论的载体,也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8]。中医典籍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古典哲学,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图式,其翻译不可能只囿于医学范畴,而是要拓展到文化、人文和哲学范畴^[9]。如被尊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的《黄帝内经》就是一部探索生命奥秘、揭示生命本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记载了汉代以前的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以及当时已经掌握的天文、历法、气象、物候、地理,乃至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数学等知识^[10]。因此,中医典籍翻译又不同于其他非文学翻译,有其自身特性和复杂性。综上,中医典籍翻译是非文学性翻译中一个较为特殊的领域,精准性是翻译的首要关注点。

3 《黄帝内经》英译主体及英译活动

《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 162 篇文章组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是中医学理论和中医防治疾病技术的渊源,为“医典之宗”。2011 年 5 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是西方国家公认的“中医圣经”^[11]。《黄帝内经》英译研究对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交流极为重要,其英译活动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已有 15 个译本出版^[12]。其英译主体多元,有国外汉学家、医史学者,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专项一般项目(No. 19CWZJ46);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高教外语教学专项”一般资助课题(No. BYGY201929)

作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355)

通讯作者:闵玲, Tel:0531-89628130, E-mail:minlingteacher

@sina.com

DOI: 10. 7661/j. cjim. 20201228. 123

有国内翻译学者、中医从业人员，还有从事中医教学和诊疗的海外华人。

3.1 外国译者的《黄帝内经》“译入”活动及译介效率

翻译是译入活动，这是长期以来翻译界一个约定俗成的指导性原则。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认为翻译“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13]。国际会议笔译工作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Translators, IACT）曾经明确规定“译者只限于把外语译成本族语”，因为“没有人能够像掌握自己的母语那样地掌握外语”^[14]。英国翻译理论家皮特·纽马克（Peter Newmark）认为“只有译入译者惯常使用的语言，才能在翻译中进行自然和准确的表达，从而确保翻译效果”^[15]。谢天振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接受外来文化主要是通过本国和本民族译者的翻译来实现的，这是文学、文化跨语言、跨国界译介的一条基本规律”^[16]。

《黄帝内经》的英译过程中出现了 5 位外国译者：珀西·米勒德·道森（Percy Millard Dawson），伊尔扎·威斯（Ilza Veith），文树德（Paul U. Unschuld），田和曼（Hermann Tessenow）和理查德·贝茨辛格（Richard Bertschinger）。威斯和文树德的译本对《黄帝内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影响巨大。

道森是《黄帝内经》的首位英译者，加拿大裔美国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医学学位，后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是当时运动医学领域的先驱^[17]。1925 年，道森在 *Annals of Medical History*（《医学史年鉴》）发表了学术论文 *Su-wen, the Basis of Chinese Medicine*（《素问》，中医学基础）。当前，该译本在全世界图书馆仅存 1 本，珍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11]。因年代久远，译界鲜有对道森译本的评价。贝茨辛格是英国人，从事针灸教学和治疗工作。他喜爱中国哲学，曾在美国学习《易经》和太极拳。2015 年出版了《黄帝内经》编译本 *Essential Texts in Chinese Medicine: The Single Idea in the Mind of the Yellow Emperor*，但关于该译本的研究和述评很少。

威斯是德裔美国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医史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翻译了《素问》1~34 篇作为博士毕业论文，翻译从 1945 年开始，历时 2 年完成，并于 1949 年正式出版。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公开发行的《素问》英译本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在《黄帝内经》的英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译本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

在 1966、1970、1972、1978、1982、1988、2002、2015 年分别再版。国外学者在 1950—1979 年间在海外权威期刊就威斯译本发表了 10 篇书评^[11]，对中医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文树德是德国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公共卫生博士学位，曾任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精通汉语和英语，是著名的中医史学家、中医典籍翻译家和汉学家。他用英语翻译中医典籍和中医研究专著多达 30 余本，在西方社会广受欢迎并被转译成其他语言。从 1991 年开始主持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合作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课题，与中医文献研究专家郑金生教授和美国学者田和曼合作，开展了西方迄今规模最大和成果最为丰硕的中医典籍翻译工程^[12]。课题成果为三部分共 4 册：第一部分是 2003 年出版的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Nature, Knowledge, Imagery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黄帝内经·素问：古代中国医经中的自然、知识与意象》），对《素问》做了全面详细分析；第二部分是 2008 年出版的田和曼与文树德合著的 *A Dictionary of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黄帝内经·素问词典》）；第三部分是 2011 年出版的文树德与田和曼合译的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uang Di's Inner Classic—Basic Questions*（《黄帝内经·素问译注》，共 2 册，全文翻译了王冰注本《素问》79 篇^[18]。该译本在全球图书馆中馆藏数量最多，达 1 726 本^[11]，在翻译内容的全面性、研究方法的严谨性、语言文字的规范性等方面实属前所未有的^[19]，被公认为最权威译本，也是第一部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素问》全译本，是“西方对《素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点”^[20]，极大地推动了《黄帝内经》和中医学在西方学界的传播和接受。

但是，在《黄帝内经》的“译入”过程中，译者因非汉语的母语背景和中医学知识的不足不可避免地导致误译。

例 1 道者，圣人之行，患者佩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

威斯译：Tao was practiced by the sages and admired by the ignorant people^[21]。句中“佩”是通假字，通“背”，是“违背、违逆”之意。威斯译为 admire（佩服），是不知其通假之用，应译为 oppose 或 violate。

例 2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素问·异法方宜论篇》）

威斯译: Precious metals and jade come from the regions of the West. The dwellings in the West are built of pebbles and sandstones. Nature (Heaven and Earth) exerts itself to bring a good harvest^[21]. 句中“收引”不是“收获”的意思,而是“收敛”,威斯将其译成 harvest 实为误译。可译为 astringency in nature 或 an astringent or conserving nature。

3.2 中国译者的《黄帝内经》“译出”活动及译介效度

也有学者认为翻译应是译出活动,中国的典籍应由中国译者译成英语进行传播。潘文国曾撰文对以葛瑞汉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的“译入”论进行批评,认为中国译者应该“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外译工作”,要承担起中华民族文化“守夜人”的职责^[22]。中国译者在汉籍英译时应努力用地道英语翻译,尽量减少损害中国文化的形象,但在表达“主要属于中国的事物和概念”时用“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是可以接受的^[22]。中医英译应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引领”的自信,中国译者应“承担起弘扬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23]。

《黄帝内经》的英译历程中有 6 位中国译者:广州孙逸仙医学院院长黄雯于 1950 年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第 1、2 期上发表《黄帝内经》译评,是华人首次把《黄帝内经》部分内容译成英语^[12]。王学文和随云 1997 年翻译了周春才和韩亚洲编绘的养生漫画本《黄帝内经—养生图典》(*The Illustrated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24], 内容趣味性强,适宜大众阅读。但无法查询到两位译者的详细信息。朱明毕业于中医院校,从事中医诊疗工作,2001 年出版《黄帝内经》英译本。他在英译过程中采用字对字的翻译模式以忠实地传递原文信息^[25]。朱明的非英语专业教育背景导致译本中很多译法值得商榷,如把与黄帝进行一问一答对话的岐伯译成 Uncle Qi。学界有关这 3 个译本的研究较少。

李照国教授 2005 年出版《素问》英译本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 2008 年出版《灵枢》英译本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Spiritual Pivot*, 被收录于“大中华文库”。李译本是国内研究《黄帝内经》英译最重要的语料。李教授是中医英译研究和中医英语学科的著名专家,出版中医译著、中医英译研究专著、中医英语教材共 50 余部,以本名和笔名“牛喘月”发表中医英译研究论文近百篇^[26]。在翻译中采用“译古如古,文不加释”的翻译原则和“直译为主,意译为

辅”的翻译方法,译文读起来“虽不十分流畅,却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旨”^[27]。张丹和肖平认为李译本“采用音译法不进行过多解释说明,也不偏向英语分析、解构的思维方式,反而更有利于保留中医术语的多义性、突出体现中医语言模糊性和神秘感”^[28]。

但是李译本“没有获得海外读者的青睐”,在全球图书馆馆藏 28 本,没有海外同行专家对该译本的书评或评价^[11],到 2020 年 1 月 19 日,在亚马逊网站的海外读者阅读评论仅有 2 篇。这与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有关。

例 3 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素问·金匱真言论篇》)

李译:[As to the analogy, the liver is related to] the sour [in tastes], grasses and trees in wood, chicken in domestic animals, wheat in crops and Jupiter in stars in the four seasons, {so Chunqi (Spring-Qi) and the diseases caused by it often involve the head} Jiao in scales, eight in numbers {so the liver diseases often involve the sinews} and foul smell in odors^[27]. 译者把结构性或语义性增词放于中括号内,把衍文放于大括号内,把音译的现行译法放于圆括号内。李译本中不同括号的大量频繁使用对英语读者来说是很大的困扰。

罗希文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中医典籍翻译家,他翻译的《素问》1~22 篇注解节译本 *Introductory Study of Huangdi Neijing* 于 2009 年出版,译本采用翻译加注释的方法,是国内研究《黄帝内经》英译的重要语料。此前,他已翻译出版了《伤寒论》《金匱要略》和《本草纲目》。该译本也没有获得海外读者的青睐,在全球图书馆馆藏 9 本,没有海外同行专家对该译本的书评或评价^[11],在亚马逊网站没有海外读者评论。文娟等^[29]对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短期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母语为英语的读者对罗本的译文接受度不高。

3.3 海外华人译者的《黄帝内经》“译入”活动及译介效度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医药已经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地区。19 世纪 40 年代,随着大批华人移居美国,中医药比较系统地传入北美地区,但当时总体上对中

医持排斥态度,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 美国掀起了“中医热”, 从 80 年代起在加拿大也广为传播。在北美地区, 华人开办中医院校进行中医教学、开设中医诊所进行诊疗活动, 因中医教学或临床工作需要, 他们开始进行中医典籍的英译活动。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今, 已有 8 位华人译者翻译《黄帝内经》。这些译者都是中医从业者, 虽然没有受过翻译专业训练, 但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

吕聪明 (Henry C. Lu) 是加拿大执业针灸师, 创办中医学院, 进行中医教学和诊疗, 1973 年出版《灵枢》译本 *The Yellow Emperor's Book of Acupuncture*; 1978 年出版《黄帝内经》和《难经》合译本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and the Difficult Classic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Nei ching and nan ching)*。他认为在翻译时必须遵循两个原则: 一是保持原文的连贯性, 二是与中国医学的现代理论保持一致^[20]。

倪毛信 (Maoshing Ni) 生于中医世家, 在中美两国接受医学教育, 是美国著名执业中医师和注册针灸师, 1995 年出版《素问》编译本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Neijing Suwen with Commentary*。倪本是非学术版本, 译释结合, 语言流畅, 最受普通阅读市场欢迎, 亚马逊网站的海外读者评论截止到 2020 年 1 月 19 日达 109 篇, 远超其他《素问》英译本。因为他是“从临床医生的角度, 将学习中医学的学生和对中医学感兴趣的门外汉的标准记在心里来翻译的”^[30]。

例 4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 此之谓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

倪译: In the old days the sages treated disease by preventing illness before it began, just as a good government or emperor was able to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to avert war. Treating an illness after it has begun is like suppressing revolt after it has broken out^[30]。译文中把治病比作治国, 帮助英语读者理解治未病的含义。为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 译者不拘泥于直译的译文, 而是将归化、异化和重写结合起来重新阐释这句话里所要传达的核心涵义, 从而实现信息传递^[31]。

吴连胜 (Nelson Liansheng Wu) 和吴奇 (Andrew Qi Wu) 在美国开办中医诊疗院, 吴奇是加州湾区著名执业中医师, 曾任美国世界传统医学联盟主席^[32]。1997 年在中国出版《黄帝内经》全译本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 该译本荣获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最高荣誉金奖。吴景暖 (Jing-Nuan Wu) 是美国华盛顿特区最有影响的执业针灸师, 曾任华盛顿针灸医疗咨询委员会主席和美国政府审批针灸师执照专家。2002 年出版《灵枢》全译本 *Ling Shu or The Spiritual Pivot*。王钊 (Zhao Wang) 和王军 (Jun Wang) 毕业于国内中医院校, 先在国内中医院工作, 后移居美国从事针灸教学和临床工作, 2007 年共同翻译出版了《灵枢》编译本 *Ling Shu Acupuncture*。

这些北美地区华人译者既有汉英两种语言优势, 又从事中医药教学或临床工作, 译本虽然在海外读者反映中呈分化状态, 但也是中医药对外传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群体。

4 结语

在《黄帝内经》近百年英译历程中, 中外译者都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和智慧, 共同推动了中医药的对外传播和发展。不能否认的是, 相对英语为母语或常用语言的译者译本来说, 目前国内译者的《黄帝内经》英译本在海外的影响力还相对较弱, 因为英语受众的反馈是译介效果最直接和可靠的依据。但这并不是说国内译者的翻译能力无法与国外译者匹敌, 因为译者能力只是译本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唯一因素, 译本的成功还需要合理有效的出版推介方式和图书流通方式等诸多环节形成合力共同打造。

“谁来译”在中国典籍英译过程中的争论可能继续下去。在讨论谁是更适合译者时, “应采取审慎客观的态度, 要从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等方面综合考虑, 不能匆忙下定论”^[33]。有学者提出“折中”的观点, 认为中外译者可以取长补短, 采取“合作翻译”的方式, 合作中谁为主谁为辅? 一种声音是中国译者主导和英语译者主导的合作翻译应同时得到提倡^[34], 另一种声音是中国译者为主、英语译者为辅的模式, 即中国译者独立完成翻译后, 由英语译者进行语言润色加工^[35]。文化自信的和民族意识对于典籍英译必然产生影响, 但这些观点有待《黄帝内经》等典籍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参 考 文 献

- [1] 王宏印. 关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J]. 中国文化研究, 2015, (2): 59-68.
- [2] 王旭东. 中医文化价值的基本概念及研究目标 [J]. 医学与哲学, 2013, 34 (7): 8-10.
- [3] 新华网. 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贺

- 信 [EB/OL]. 2015-12-22 / 2020-12-2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22/c_1117546203.htm.
- [4] 国务院. 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 [EB/OL]. 2016-02-26/ 2020-12-0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26/content_5046678.htm.
- [5] 人民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EB/OL]. 2019-10-26/2020-12-2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026/c1001-31421946.html>.
- [6] 汪榕培, 黄中习. 加强民族典籍的英译 弘扬民族文化 [J]. 广西民族研究, 2008, (4): 164-165.
- [7] 汪榕培. 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5, (1): 9.
- [8] 唐路, 陈骥. 从中医典籍翻译看中医文化传播—以罗希文《伤寒论》英译本为例 [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8, 26(11): 1-4.
- [9] 林巍. 哲学理念与科学概念之间的梳理与转述—中医翻译的一种基本认识 [J]. 中国翻译, 2009, 30(3): 64-68.
- [10] 张登本, 孙理军主编. 全注全译黄帝内经 [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 1.
- [11] 殷丽. 中医药典籍国内英译本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及启示—以大中华文库《黄帝内经》英译本为例 [J]. 外国语, 2017, 40(5): 33-43.
- [12] 闵玲. 《黄帝内经》英译本概述 [J]. 西部中医药, 2019, 32(2): 142-145.
- [13] Gramham AC. Poems of the late T'ang [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Co, 1965: 37.
- [14] 巴特勒, 斯蒂芬·康格拉特. 赵辛而, 李森译. 国外翻译界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 113.
- [15] Peter N.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
- [16]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 [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 (1): 1-10.
- [17] 王银泉, 余静, 杨丽雯. 《黄帝内经》英译版本考证 [J]. 上海翻译, 2020, (2): 17-22.
- [18] 郑金生. 文树德教授的中国医学研究之路 [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3, 34(1): 1-17.
- [19] 杨丽雯, 王银泉. 中西文化交流视阈下文树德《黄帝内经》英译研究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6, 22(4): 542-544.
- [20] 兰凤利. 《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2)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5, 25(2): 176-180.
- [21] Ilza V.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M].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105, 147.
- [22] 潘文国. 译入与译出一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 [J]. 中国翻译, 2004, 25(2): 40-43.
- [23] 黄婉怡, 张佛明, 宋兴华, 等. 从“文化引领”谈中医英译策略 [J]. 中医药导报, 2019, 25(21): 135-137.
- [24] 杨莉, 李昊东, 于海兵, 等. 《黄帝内经》英译本出版情况 [J]. 中国出版史研究, 2016, (1): 138-139, 141.
- [25] 朱明主编. The Medical Classic of the Yellow Emperor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 III.
- [26] 李照国主编.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化研究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内封.
- [27] 李照国主编.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 [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5: 19, 47.
- [28] 张丹, 肖平. 生态翻译观视域下李照国译《黄帝内经》的适应性选择分析及启示 [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39(1): 138-142.
- [29] 文娟, 张霖, 岑思园, 等. 外国读者对《黄帝内经》4个英译本的满意度分析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5, 35(10): 1267-1269.
- [30] Ni MS.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Neijing Suwen with Commentary [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95: XV, 5.
- [31] 蒋基昌, 文娟. 《黄帝内经》四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基于广西中医药大学短期留学生调查问卷的统计学分析 [J]. 学术论坛, 2013, (1): 197-200.
- [32] 明明. 《黄帝内经·素问》三个译本译者主体性比较 [J]. 开封教育学院报, 2014, 34(12): 254-256.
- [33] 施佳胜. 中国典籍外译: “逆向翻译”与“直接翻译” [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5): 93-98.
- [34] 朱斌. 古诗英译: 呼吁中西合作翻译 [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9, 33(2): 150-157.
- [35] 霍跃红. 典籍英译: 意义、主体和策略 [J]. 外语与外语教学研究, 2005, (9): 52-55.

(收稿: 2020-05-30 在线: 2021-01-27)

责任编辑: 段碧芳

英文责编: 张晶晶